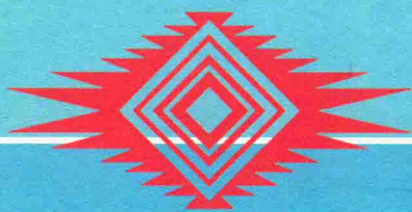


旅

In
Patagonia



行

巴塔哥尼亚高原上

[英] 布鲁斯·查特文 著 杨建国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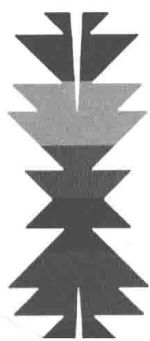
之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道

旅 行 之 道



巴塔哥尼亚高原上

[英] 布鲁斯·查特文 著

[英] 尼古拉斯·莎士比亚 导言

杨建国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IN PATAGONIA

by

BRUCE CHATWIN

Copyright © 1977 BY BRUCE CHATW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塔哥尼亚高原上 / (英) 查特文著. 杨建国译.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6.4

(旅行之道)

ISBN 978-7-108-05190-5

I. ①巴… II. ①查…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2820 号

责任编辑 李静韬 郭晓慧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 数 193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34.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导 言

尼古拉斯·莎士比亚 (Nicholas Shakespeare) *

1974年12月，三十四岁的布鲁斯·查特文登上南行的夜班长途客车，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由此开启了一段由流浪记者到20世纪后期最新颖独特的作家的蝶变之旅。同年，几乎同日，我走出校门，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名乡村牛仔。向南远眺，大平原绵绵延展，直通巴塔哥尼亚。

那一年，我十七岁。大平原触目惊心，理所当然。十个月后，我到了狭小、拥挤的英格兰，立马就把那儿的一切给忘到乌有国去了，那儿成群结队的苍蝇，那儿鳞次栉比的马具店，还有那儿的单调和乏味。可命中注定，我还要回去。

六年之后我有机会穿越里奥·内格罗河 (Río Negro) 和丘布

* 尼古拉斯·莎士比亚，英国作家。1957年出生，青少年时期跟随外交官父亲，在远东和南美地区度过。著有《布鲁斯·查特文传》，作品 *The Vision of Elena Silves* 曾获英国毛姆文学奖、*The Dancer Upstairs* 获美国图书馆协会年度最佳小说奖。——译者注。本书页下脚注均为译者注。

特 (Chubut), 到火地岛 (Tierra del Fuego)。军政府在路边竖起标语牌, 上面写着“认识巴塔哥尼亚, 人人有责”, 可谁也没有当回事儿。按照一位巴塔哥尼亚作家的说法, 巴塔哥尼亚“一无所有, 就是一条各种文化盘旋撞击的后街背巷, 没什么意思”。

一天清晨, 我在特雷利乌 (Trelew) 以西的泥泞地上等车, 一手打着后来在整整一代背包客中流行开的手势, 一手从包中掏出一本书。书是廉价版, 时至今日, 翻开书页, 仍能清晰见到当年留下的折印, 边白上留着我三次造访巴塔哥尼亚一路上记录的点点滴滴。

那时候, 我对书的作者一无所知, 只不过当时那是我能买到的唯一一本和我的目的地有关的书。我翻开第一页, 读起第一段。就这么简单, 说真的。

巴塔哥尼亚并非地图上的准确地名, 而是一大片广阔模糊的地域, 横跨阿根廷和智利, 足足有近三十五万平方英里。其实, 单从地表特征来辨认巴塔哥尼亚反而更快些, 只要看到冰川运动留下的玄武岩砾石, 还有主宰着大地的低矮灌木, 你就知道, 自己已立足于巴塔哥尼亚的大地上。巴塔哥尼亚也可以凭气候加以描画: 头年 10 月起, 狂风开始肆虐, 一刮就刮到来年 3 月, 用查特文的话说, “把人吹得就剩把骨头”。狂风肆虐之下,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① 驾驶飞

① 法国作家、冒险家、飞行家,《小王子》的作者。1900年6月29日生于法国里昂, 1944年7月31日执行一次飞行任务时失踪。

机只能飞反向航线。

这片贫瘠广漠却总能抓住旅行家的想象，自达尔文以降，莫不如此。在特雷利乌博物馆，我发现了一部前辈的日记，记日记的人叫约翰·穆雷·托马斯，一位面色严峻的威尔士人，1877年7月起向内陆进发。日记本上若隐若现的铅笔笔迹写道：“昨夜梦见哈丽埃特，仿佛在卧房中，长吻。睡必梦，梦必吻，几乎夜夜如此。”

巴塔哥尼亚的与世隔绝很容易将固有的性格放大：嗜饮者酩酊大醉，虔诚者日夜祷告，孤独者更趋孤独，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汤姆·琼斯（Tom Jones）曾任驻蓬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领事，1961年出版回忆录《巴塔哥尼亚全景》（*A Patagonian Panorama*），书中写道：“据我所知，有二十多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几位与我颇为熟悉。这些人自杀的动机我不敢确定，或许是此地残酷的气候，或许是劳累一天过后，营帐中的生活过于寂寞，也或许是一轮豪饮之后，突发忏悔之心。”

19世纪70年代末，巴塔哥尼亚最早的一批牧羊者从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来到此地。时至今日，他们的后代仍顽固地坚持着先辈的文化传统。恰如巴塔哥尼亚被一条国境线分为两个国家，这里的居民也过着分裂的人生，常常从一个地方逃出来，却又拼命在另一个地方重建故乡。山谷越是偏远，居民对于故乡就越发忠诚，力图再现故乡的一切，以至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在盖曼（Gaiman），当地的威尔士后裔依旧用威尔士方言唱赞美诗；在里奥·皮科（Río Pico），当地德裔居民种羽扇豆和樱桃；在萨缅托（Sarmiento），当地波尔人后裔依旧晒比尔通

牛肉干。恰如查特文在自己日记中所写：“越是远离文明的伟大中心，重建杜巴丽夫人^①的奇妙世界的念头就越发强烈。”

巴塔哥尼亚绝大部分土地贫瘠荒芜，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是极其肥沃。查特文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他写道：“在巴塔哥尼亚旅行可谓是让人瞠目结舌的一次经历，无论走到何处，都会撞上某个稀奇古怪的人物，向你讲上一段稀奇古怪的故事。每到一处，根本无须找故事，故事自己就来了……我觉得，此地的大风或许与此有一定关系。”

和加拉帕格斯群岛（Gala Pagos）一样，巴塔哥尼亚最早出现在西方地图上时，这片大地上总是绘着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兽：蓝独角兽、红半人马兽、能叼走大象的巨鹰，还有巨人。今时今日，同那段早期岁月相比，巴塔哥尼亚似乎并没有走多远，这里的人依旧喜欢视此地为巨人的家乡。汤姆·琼斯在回忆录中写道：“这里所说的巨人可不是麦哲伦所提到的巨人，而是许许多多普通人，有男也有女，凭双手之力，令这片广大荒芜、常年狂风怒吼的土地适于居住，进而在文明的道路上繁荣。他们中许多人的祖先来自英国。”今时今日，巴塔哥尼亚大地上不仅恐龙化石星罗棋布，也散布着许多定居点，有的定居点距最近的公路有三十七英里之遥，定居点上的居民还有使用一些早已过时的用语，例如“里格”^②。此地人人身材高大，似乎找不到矮于七英

① 法国贵族，路易十五情妇。

② 英国旧长度单位，一里格约等于三英里。

尺的；此地蔓延着梦幻（或许也正因为如此，特德·特纳 [Ted Turner]^①和西尔维斯特·史泰龙 [Sylvester Stallone] 才会在此购地置业）。特内西塔·布劳恩—梅内德兹 (Teresita Braun-Menéndez) 所属的家族对 19 世纪巴塔哥尼亚的开发居功至伟，他如此说道：“巴塔哥尼亚独一无二，那种孤独，那种宏伟。这里，一切均有可能。”

和许多人一样，我一面读着查特文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上》(*In Patagonia*)，一面感受着高原的魅力，虽然隔了一层文字，却觉得更加令人绝倒。此前，我也读过哈德逊 (Hudson)、达尔文、卢卡斯·布里奇 (Lucas Bridges) 等人的文章游记，然而就激起我对巴塔哥尼亚的热望而言，无一能与查特文相比。

在人潮汹涌的伦敦，我找到了查特文。我找了个借口，说想拿个法国人的电话号码，就是他书中那个自称巴塔哥尼亚国王的法国人。其实，我就是想见查特文一面。

那时我还记日记，1982 年 1 月 19 日的日记写道：“早上去见布鲁斯·查特文，终于找到他在伊顿·普雷斯 (Eaton Place) 落脚的地方。墙上靠了辆自行车，地板上躺着福楼拜。比我想象中年轻，挺像个波兰流亡者，裤子肥大，面容憔悴，亚麻色的头发已染上灰白。一双蓝眼睛，面容和言语一样犀利。查特文刚刚交了部书稿，是部小说，说的是距克莱罗 (Clyro) 一英里的两个家族，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却彼此争斗不休，时间跨越

① 美国媒体大亨，CNN 创办者。

了两次大战。查特文说起话来就像只小鸟，很逗，有些孩子气，却也不失文采。他说：“最会骗人的家伙却往往有最犀利的眼光去辨别真伪，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查特文在自己的书中为自己画了一幅像：长手长脚，过日子能省一个是一个，自由自在地游荡在特雷利乌附近的沙漠中。这个人寡言少语，说的最长的一句话就是：“我知道了。”查特文自己也对我说：“要是和别人聊天时只用‘哦’上几声，就最开心了。”可后来，我在纳塔莱斯港（Puerto Natales）遇到一位女士，这位女士透露：“查特文先生其实话挺多的。”在澳大利亚的爱丽丝泉，我也曾遇到一位人类学家，向我抱怨道：“他那张嘴，简直能把人给活活说死。”自打我走进那间小小的阁楼，查特文就“嗯”个不停，没多久就把那位自称巴塔哥尼亚和阿劳卡尼亚国王的法国人的电话号码给了我，那人嘴里总是叼着烟斗，有青光眼，在巴黎开一家律师事务所。查特文还给了我其他几个人的号码，有克里特（Crete）国王，有阿兹特克（Aztec）王位继承人，还有一位自称神仙下凡的波士顿吉他手。作为回报，他想听我谈谈阿根廷。

查特文有一项文学天赋，就是把读者引入到自己的奇思妙想之中。和他真人交谈，也能感受到同样的魅力。查特文的首位编辑，弗朗西斯·温德汉姆（Francis Wyndham）如此说道：“交谈中，查特文不仅令你感到一切都不是虚幻，更令你有身临其境之感。从头到尾都是他在说话，可你一样感到故事中有自己。”查特文尤其擅长从萍水相逢的人的口中套出最精彩的故事，然后想象开始自由驰骋。我和查特文初次见面的境况即是如此。

没多会儿，查特文就从我这个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毛头小伙子口中套出，我如何为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Borges）大声朗读，我们家在马丁内兹（Martinez）的房子为何有前特种空勤团队员站岗，守卫又如何用我小弟的书桌放手榴弹。我还说了个自己从萨尔塔（Salta）听来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叫奎米斯（Guemes）的阿根廷独立英雄。据说，高楚斗篷上的色彩就是因他而来：黑色象征奎米斯之死，红色象征他手下战士的鲜血。

奎米斯的故事迷住了查特文。接下来，查特文就让我亲身领教了他说服别人接受自己世界观的本事。

我了解过，奎米斯是苏格兰威姆斯（Wemyss）地区方言在西班牙语中的发音，高楚斗篷上的色彩也可能来自苏格兰格子呢。听到我的话，查特文蓝眼睛圆睁，手也挥舞起来，向我解释道，近来他正就红这种颜色发展出一家之言。他问我知不知道，加里波第（Garibaldi）曾在阿根廷的邻国乌拉圭，为当地的独立而战。加里波第曾从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的仓库中运走一批斗篷布料，回到意大利后，把布料裁剪成“红衫党”的制服，由此引出欧洲历次革命中飘扬在堡垒上空的红旗，直至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红旗。

我不知道。可离开查特文的阁楼时，我已开始相当认真地思考，苏格兰格子呢和社会主义红旗之间是否真的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还有件事儿让我兴奋不已，查特文答应陪我去南安普顿（Southampton），去探访阿根廷前独裁者罗萨斯将军（General Rosas）的墓地。流亡英国后，罗萨斯一直在汉普什尔郡（Hampshire）

养奶牛。当权时，将军在自己的制服外面罩上一件高楚斗篷，他手下那支令人闻风丧胆的骑兵部队科罗拉多斯（Colorados）也一样在制服外面罩上一件斗篷。

那次见面后，我和查特文每年能见上两三面，谈话中还时不时提起计划中的南安普顿之旅，但一直没有成行。它可以等，我们想什么时候去都行。那些年，查特文去了澳大利亚、印度，还有中国。终于有一次，我捉住了他，真是开心。那是一次BBC的电视访谈节目，主题是南美文学，一同参加访谈的嘉宾还有瓦尔加斯·洛萨（Vargas Llosa）和博尔赫斯。查特文不喜欢接受访谈，很少在电视节目中露面，那是少有的几次之一。当时，我正扶着博尔赫斯往直播间里走，查特文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大声说道：“他真是个天才！到哪儿都不能落下你的博尔赫斯，就像不能落下牙膏牙刷。”博尔赫斯依靠在我的手臂上，低声说道：“多不卫生！”

查特文英年早逝，没能和我一起去寻访罗萨斯之墓。查特文去世后没多久，罗萨斯的尸骨被运回布宜诺斯艾利斯，重新安葬在雷科莱塔公墓，场面颇为隆重。1992年，我和查特文的遗孀伊丽莎白一道探访了罗萨斯的新墓，然后向南而行，重走查特文曾经走过的道路。关于罗萨斯的尸骨，最近有一些传言，查特文要是泉下有知，听了也会莞尔一笑。传言说，罗萨斯在南安普顿的墓地当年毁于天雷，现场还炸死了几头牛，现如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漂亮墓地里躺着的更可能是一头母牛被炸焦的尸骨。

布鲁斯·查特文总是着迷于边际国度，那些地方游离于世界

的边缘，处在不同文化的夹缝中，并非非此即彼。在南非，我曾遇到一位诗人，如此说道：读查特文的文章，仿佛作者是位流亡者，可流放他的国度根本就子虚乌有。查特文的妻子伊丽莎白则说：“无论到了哪儿，查特文都像是个流亡者。”那一晚，查特文登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车，开始了又一段逃亡。

查特文曾在索斯比拍卖行做过拍卖师，辞职后，去了爱丁堡大学攻读考古学。没等到毕业，他又写起了一本关于游牧民族的书。写书陷入绝境，他放下书稿，做起了《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记者。1974年11月，查特文抵达纽约，兜里揣着三千五百美元，为一篇关于古根海姆家族的报道做调查。其实，当初决定写这篇报道也纯属“临时起意”。

12月，一封信送到伦敦他的编辑的桌案上，邮票上盖着利马（Lima）的邮戳。信中写道：“我说到做到了。突然间，纽约让我烦透了。上周到了南美，住在利马一个表亲家，下一站阿根廷，计划在巴塔哥尼亚腹地过圣诞节。在那儿，我要写自己的故事，写我一直想写的故事。”

信接下来写道：“故事必定精彩，可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写。”那一刻，故事暂时定名为“一片雷龙皮”，指查特文幼年时特别珍爱的一样东西：当年，他祖母的表兄从世界另一端把一片兽皮寄给了住在伯明翰的表妹，祝贺表妹新婚。后来，查特文在书一开头就提起这桩陈年往事：

祖母家的餐厅里有件带玻璃门的餐柜，餐柜里放着一片

兽皮，只是很小的一片，不过厚实，很有皮革的质感，上面还带着几条粗硬的棕红色兽毛。祖母把那片兽皮用大头钉钉在硬卡纸上，那钉子都已经锈迹斑斑。可那时我还太小，不懂卡纸上的字。

“那是什么？”

“雷龙的皮。”

.....

以后的一生中，我对其他任何东西的渴望从没超过那片兽皮。

那片雷龙皮其实出自磨齿兽，也可能是大地獭。1961年，查特文父母搬到了斯特拉福德（Stratford），那块兽皮也扔掉了。可查特文始终没有忘记那块兽皮的出处，那是核战浩劫中地球上最安全的地方，那是查特文在什罗普郡（Shropshire）上寄宿学校时计划中的逃亡目的地，也是他就读于爱丁堡大学时研究过的数个部族的栖居地。读书时，真正能让查特文血脉贲张的讲座并不多，其中有查尔斯·托马斯（Charles Thomas）的两次讲座，一次讲生活在丘布特的威尔士人，还有一次讲达尔文在火地岛见到雅干人时的震惊。1972年12月，爱尔兰设计大师和建筑师艾琳·格雷（Eileen Gray）再次唤起了查特文心中儿时的梦。查特文拜访了格雷在巴黎的寓所，访后致谢信中，查特文写道：“这个星期日下午是我数年来最愉快的一刻。”当时格雷九十三岁高龄，在她寓所的墙上挂着一幅她亲手用水粉绘制的巴塔哥尼亚

地图。查特文用手指指地图，说：“那个地方我一直都想去。”格雷又何尝不想？要是她还年轻，她一定会去看看合恩角（Cape Horn）。过了一会儿，格雷说：“去吧，代我去。”后来，查特文说：“格雷的话是促使自己下决心的因素之一。”

查特文并不介意制造错觉，仿佛他去了巴塔哥尼亚四个月，回来就带回了一部经典。即便如此，他也要顶着一个博学多闻的脑袋，那可是多年修炼的结果。《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看起来一夜成名，可查特文在此之前也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学徒期。伴着查特文一路南行的是《游牧选择》（*The Nomadic Alternative*）所带来的“痛苦回忆”，那本书耗了查特文好几年的时间，可乔纳森角（Jonathan Cape）的编辑汤姆·马斯赫勒（Tom Maschler）仅仅翻了前五十页就判了死刑：“糟透了，根本没法出。我读着累，想必作者写着更累。”这一次，查特文决定完稿之前守口如瓶。“完稿之前，要是你透露了自己的写作计划，那就毁了。原因有二：其一，你就松懈了，不再写了；其二，别人多多少少会干扰你，要你这样，要你那样，告诉你该怎么写。”

可查特文写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图书编辑和批评家们。巴塔哥尼亚不是一个确切地名，没有明确的边界，同样查特文的这本书也很难分类，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特别癫”。游记？历史小说？风俗掌故？书中的一切真实吗？如果不，有没有关系？

《巴塔哥尼亚高原上》在美国出版前，查特文给他的代理商

写去一封信，要求不要把自己的书放入游记一类。他希望，美国版在封面推荐上能写明以下四点，在他看来，这四点对于读懂他的书至关重要。

1. 巴塔哥尼亚是人类走出起源地后，到达的最远的地方，故而是人类不屈不挠的象征。自从巴塔哥尼亚被西方发现以来，它对于人类想象的影响不亚于月球，在我看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2. 《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说我这本书的形式“离经叛道”，其实它同文学一样古老，那就是：在遥远的大地上狩猎珍禽异兽。

3. 读完《巴塔哥尼亚高原上》之后，查特文为读者留下两个选择：其一，下一年就收拾行装，动身去巴塔哥尼亚；其二，做一趟“心灵象征之旅，对漂泊不定的人生，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作一番沉思”。

4. 书中所有故事都精心选择，以阐明流浪以及 / 或者流亡的一个特定方面，也就是说：人生卡住了，该怎么办？全书可以视为一部该隐和亚伯神话的隐喻。

这封信清晰表明，当查特文踏上阿根廷大地时，他有着确定的念头：从束之高阁的游牧手稿（用伊丽莎白的话说，“那本破书”）中抢救出“旅行是隐喻”这个观念，尤其是拉格兰爵士所确立的旅行典型：年轻的英雄远赴异国他乡，与怪兽做殊死搏斗。查特文曾对阿根廷记者乌齐·哥尼（Uki Goni）如此说道，这一类旅行构成了人类最古老故事的血和肉，是“绝对常量，普遍存在于一切文学之中”。查特文想就这一形式来一番戏仿：古

希腊英雄杰森找的是金羊毛，他找的是祖母橱柜中的怪兽皮。可能的话，最好再找一块，替换原来的那块。

戏仿是种保护性手段，能隐藏起查特文的真实目的，就是继续探索流浪的严肃目的。这一次，查特文下定决心，用具体故事来深入主题，而不是抽象语言，当初《游牧选择》就是被抽象语言扼杀了。

“你感兴趣的是人，对吗？”哥尼问道。

“归根结底，确实如此。不过，发现这点可花了我不少时间。”

查特文在巴塔哥尼亚遇到的人大都和他相仿，都是漂泊不定的浪人，四处传播着故事。其中有躲避法律制裁的案犯，有政权更迭后的流亡者，还有些人就是受不了“笼子般的英格兰”。巴塔哥尼亚就像一块大磁石，吸引着波德莱尔笔下身患恶疾的人，这种病就叫：家的恐慌。各色人物逐个登场：精神错乱的旅行推销员，艺术大师，无师自通者，天纵英才，流亡匪帮；女人，脸上依稀残存着昔日的美；流亡中的阿拉伯人，案头放上一枝薄荷，遥寄对故乡的相思之情，虽然故乡的土地从未踏足。

书中那位三十四岁的法国律师说巴塔哥尼亚是“无主地”，因此完全可以建立一个王国，他自立为王。同样，对于查特文而言，巴塔哥尼亚就如同一张无边无际的神奇画布，供他在上面无拘无束地画出自己的主题。巴塔哥尼亚是一个舞台，查特文不单在这里上演着自己心底的不屈不挠，更会悄悄地告诉你，那儿也是所有人心底的不屈不挠的源泉。

查特文的凝望中，这片常年风吹石走、只长低矮灌木的荒

漠华丽变身。查特文在《巴塔哥尼亚高原上》很少描写高原独特的地貌，他的书更多触及高原的内核，而那在高原本身是看不出的。书中读不到几个巴塔哥尼亚土著，也很少能读到作者自己的信息，他仿佛消失了。保罗·索鲁（Paul Theroux）问道：“作者是怎么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又是怎么认识这个那个人的？人生可不像布鲁斯的旅途那样干净利索啊！”比如说，书中只字未提查特文如何为智利军政府逮捕，也未提他如何去引诱年轻的钢琴家“安塞尔莫”。对于索鲁那样的作家而言，那些正是旅行文学的血和肉啊！不过在查特文的书中，你会读到其他一些东西：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的《古舟子咏》（*Ancient Mariner*）以巴塔哥尼亚为源，达尔文的进化论，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卡利班，但丁笔下的地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笔下消失的世界，斯威夫特（Swift）笔下的飞岛国，爱伦·坡（Allan Poe）笔下的《亚瑟·戈登·皮姆故事集》（*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甚至还提到一种异论：巴塔哥尼亚是人类起源之地。

1月21日，查特文被困在一座叫巴甲·卡拉克勒斯（Baja Caracolles）的小村，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他被困在了广漠之中，可毕竟已经到了那儿。

亲爱的伊：

不知多少次，我把写信的笔提起，又放下。现在，我卡住了，至少已经卡了三天。我把一些东西寄放在此地的执法